

布農族Naqaisulan氏族耆老 談「月亮與傳統祭儀」

The Senior of Bunun Naqaisulan Clan to Talk about “The Moon and Traditional Rituals”

王相華 沈恕忻 黃俐雯 林業試驗所森林保護組

Wang, Hsiang-Hua Shen, Shu-Shin Huang, Li-Wen Division of Forest Protection, Taiwan Forestry Research Institute

緣起及訪談方式

在執行原住民族傳統知識調查期間，經由介紹有幸認識居住於卓溪鄉太平村的Bisazu耆老。Bisazu Naqaisulan（黃泰山）耆老為布農族巒社群族人，於1927年出生於花蓮拉庫拉庫溪流域海拔約1,000公尺的Qasivanan（喀西帕南）部落，1938年也就是他12歲時部落遷村至卓溪鄉太平村中平部落。黃耆老的父親是布農族Naqaisulan氏族的tanqapulul-an（祭司），時常帶領著他參與各種祭儀活動，因此Bisazu耆老對傳統祭儀活動相當熟悉。

Bisazu耆老在受訪時曾提及：「布農族人有依據月亮圓缺來安排祭儀活動的傳統，此傳統可能源自於布農族的射日傳說」，同時間Bisazu耆老也概要敘述了布農族人的射日傳說：「從前有兩個太陽，一個白天出現，一個晚上出現，不論白天黑夜都有太陽。因為太熱，有個小孩子因此被曬成了蜥蜴，他的父親很生氣就決定用弓箭去射太陽。當其中一個太陽的眼睛被小孩的父親射瞎後就成為月亮，另一個太陽為此生氣地抓住小孩的父親要懲罰，之後族人許下要祭拜月亮的承諾」。此段訪談引發筆者想了解布農族人如何經由觀察月亮來安排祭儀活動的興趣，但在搜尋資料時發現，此方面的記載相當簡化、零散，節錄部分內容如下：(1)布農族人會在7-9月月圓時舉行的嬰兒祭，是為了祈祝嬰兒平安長大的祭儀；(2)射耳祭時，部落的成年男子要在月亮稍缺時，就要準備動身，到自己的獵場打獵，留在家中的婦

女也開始配合打獵回來的時間釀製小米酒；(3)射耳祭通常在4-5月月亮稍缺時舉行；(4)布農族舉行祭儀前會先觀看月相，只有在滿月時才會辦理祭儀。進一步搜尋正式出版的文獻資料時得知，臺灣原住民族的月亮神話大致有月亮是太陽死亡後所變成及由受傷的太陽所變成，這類神話以泰雅、布農、賽夏等族流傳較廣（陳麗娜，2012），而祭儀與神話的聯繫，往往使神話具有功能性，強化了月亮在族人心中神聖的地位，這尤以布農族最明顯。布農族在神話中透露出敬重月亮的心態，現在我們每個月都祭拜月亮，就是要安慰它，以免它再度發出光熱（佐山融吉，1919）。據布農族人傳統的想法，月亮的盈缺是與植物的榮枯、人的吉凶命運相連，因此祈求增殖的祭儀總在月圓或近月圓時舉行（田哲益，2002），但並非所有的傳統祭儀都安排在近滿月時舉行，也有文獻提及驅疫祭、除草祭一般是安排在接近月缺時舉行，有驅除一切疾病、厄運及刈除雜草的意涵。

因為相關資料都僅概念式的呈現布農族祭儀與月亮間的神聖關係，並沒有詳細說明布農族原住民如何經由觀察月亮來安排祭儀。筆者於2018年1-3月間四度拜會Bisazu耆老，在其外甥Ibi Isqaqavut（田榮富）協助（幫忙詢問、翻譯）下，進行此主題的深入訪談，每次訪談的時間約3-5小時，並將訪談紀錄的重要內容整理如下文，希望能較為完整的記錄布農族Naqaisulan氏族如何從觀察月亮圓缺狀態來安排祭儀活動的傳統文化。在訪談前，筆者先向Ibi說明訪談的目的、主要內容，並請其在詢問、翻



在Bisazu耆老住處進行深入訪談（圖右為受訪耆老，圖左為協助布農語翻譯者）

譯時盡量避免加入個人的觀點、想法；訪談時由筆者採用漢語提問，由Ibi翻譯成布農語，耆老以布農語回答後，再由Ibi翻譯成漢語；針對重要問題，通常會有數次詢問、回答的反覆釐清過程。

觀月與祭儀時程安排

布農族人主要是依據農地開墾、農作（以小米為主）生長及月亮圓缺來安排日常工作及重要祭儀，例如當小米大約長到小腿肚的高度時（約30-40cm）就要準備辦除草祭，接著就是舉辦驅疫祭、射耳祭的時期。由於各家族（部落）的農作生長狀況會有差別，因此不同家族（部落）舉辦同一祭儀的時間也會有些差異。布農族Naqaisulan氏族會觀察月亮圓缺安排農事及祭儀，因此有1個月的概念；就年的概念而言，是以小米播種為1年的開始，但沒有12個月組成1年的明確算法。做為主要負責觀察月亮、安排祭儀的tanqapulul-an（祭司）通常也會簡單的計算現在是小米播種後的第幾個月，例如Naqaisulan氏族依傳承約略歸納出：「從小米種植開始，第4個月要辦射耳祭、第7個月要辦嬰兒祭之類的概略規律，但仍需要視小米的生長狀態而定，例如射耳祭前一定要完成除草、驅疫，嬰兒祭則需要在小米收穫之後」。

布農族是以圓缺狀態來觀察月亮，1個月是從瘦的月亮出現開始，經過上弦月、滿月、下弦月、缺月為一輪。巒社群Naqaisulan氏族依據月亮的圓缺狀態，對月亮的狀態有makuis（瘦的）、mapatusa（一半）、daimautu（圓的）三種稱呼。tanqapulul-an是部落負責觀察月亮、安排祭儀的要角。以射耳祭為例，在除草祭過後，tanqapulul-an就要開始注意月亮的變化，等待新的月亮出現的這段時期稱為daipastu，一旦觀察到瘦月時，tanqapulul-an就會提醒sanadan（氏族領導人）舉行射耳祭的時間快到了。Sanadan在接獲提醒訊息後，即會與tanqapulul-an、lavian（勇士，戰爭、狩獵領導人）共同討論祭儀的準備、舉辦時程。決定好後，sanadan會將後續事宜交給tanqapulul-an和lavian全權處理，其中lavian是負責祭儀前的團獵工作（召集獵人、帶領獵人、帶領祭槍儀式等），tanqapulul-an則負責統籌團獵、祭槍以外的工作分配及儀式主持，例如釀酒、炊煮、祭儀場地準備、祈天、過火、洗眼、吹耳、射耳、報戰功等。Bisazu耆老補充說明：「sanadan是名義上的總負責人，但實際主導祭儀活動的是tanqapulul-an及lavian」。

當Naqaisulan氏族還居住在Qasivanan時，射耳祭、嬰兒祭通常都安排在接近滿月期間進行，有圓滿、美好的意涵。Bisazu耆老提及：「以射耳祭為例，祭儀前有許多要配合、準備的工作（例如團獵、釀酒等），因此在瘦月出現時就必須開始進行各項



在工具房前水泥地上，Bisazu耆老用繪圖方式說明月亮形狀與祭儀安排（沈恕忻 攝）

籌備工作，才來得及在月圓時進行主要祭儀，若拖到 daibuqaiv（月亮變缺）的時期，就不太理想，這也是為何 tanqapulus-an 要注意月亮的變化，在觀察到瘦月時就開始著手籌備工作的原因」。布農族祭儀的時程在傳統上是依循月亮圓缺的狀態來安排的，不論在接近滿月時舉辦射耳祭、嬰兒祭，亦或在接近月缺時舉辦除草祭、驅疫祭，除了象徵圓滿、除厄之意涵外，也表達了對布農族人與月亮間承諾的尊重。



傳統的射耳祭大都安排在接近月圓的日期舉行。影像為花蓮縣卓溪鄉太平村中平部落所舉辦布農族射耳祭的吹耳、過火（左圖）及誇戰功（右圖）儀式

特殊情形的處理

如因特殊情形，例如天候不佳導致團獵人員延遲下山，常迫使主要祭儀的舉行時間必須延遲，此時 sanadan、tanqapulus-an 會先行溝通，決定是否要延後舉行。一般而言，如決定主要祭儀延後（依然在這個月）舉行，時間上也絕對不可在下半月（下弦月）過後；如果預估趕不及在下半月前舉行，通常會改到下個月再舉行。有時也會考量祭儀準備工作都已經就緒，只是獵團無法在預定的時段內下山，且下個月的工作會非常忙碌等因素，也還是會舉辦儀式，只是就會沒有足夠的肉可以分享。

另一種常發生的狀況是月初連續下雨而無法觀察到月亮，導致祭儀前的準備時間不足，因此趕不及在月圓時舉辦祭儀。如發生此一狀況時，就會等到下一次新月出現再開始祭儀的準備工作，但是祭儀最多延後一個月，即便次一月份天候不佳，仍舊必須完成祭儀。



表1 布農族Naqaisulan氏族在傳統上如何依據月亮圓缺狀態來安排祭儀相關工作

月亮狀態	Daipastu（等待、迎接）	Makuis（瘦的）	Mapatusa（一半、由瘦至圓）	Daimautu（圓的）	Daibuqaiv（變缺）
祭儀工作 安排	觀察、期待月亮出現，尚未啟動祭儀準備工作。	Tanqapulus-an 要留意觀察瘦月的出現，啟動此月份重要祭儀的相關準備工作。	積極進行祭儀相關的準備工作，例如釀酒、團獵等。	最好在接近月圓時能完成祭儀。除有圓滿的意涵外，也表示遵守布農族人對月亮的承諾。	祭儀若拖到 daibuqaiv（月亮開始變缺）的時期，就不太理想。通常是指在下半月（下弦月）過後。

後記

Bisazu 耆老受訪時提及：「日治時期傳統祭祀曾被禁止舉辦，後來日本人恢復了少數祭儀（射耳祭、嬰兒祭和小米進倉祭）」。雖然名義上是有恢復傳統祭祀，但必須在日本指定的時間和場所舉辦，其中也明顯參雜了日本文化。例如，布農族的傳統射耳祭大約在4、5月間舉辦，並且必須觀察月亮的圓缺狀態來安排準備工作及祭儀的辦理日期，但卓溪鄉太平村在日治時期則指定射耳祭必須要在天皇生日（昭和天皇生日為國曆4月29日）當天舉辦；此外，傳統上布農族的嬰兒祭約在7、8月舉辦，是不分男嬰、女嬰，同樣也必須觀察月亮的圓缺狀態來決定辦理的日期，但日治時期則是女生的嬰兒祭在7月舉辦，要為女嬰掛花，男生的嬰兒祭是8月舉辦，會掛鯉魚旗，也是配合日本的傳統文化，且儀式場所通常是在神社，主持人則是神社的祭司；只有小米進倉祭沒有參雜日本文化，仍保留由部落族人依照傳統方式自行舉行。國民政府時期之初，由於推行新生活運動，傳統習俗、器具、物品受到歧視，同時期基督教的傳入亦對文化的傳承造成影響，當時社會普遍認為原住民傳統文化是落後的表象，直到近年來才開始鼓勵原住民傳統文化的恢復與推廣。由於原住民沒有文字，傳統文化依賴口傳、實作傳承，上述從日治時期至國民政府時期長達約百年輕忽原住民文化歷程，導致原住民傳統文化流失的情形非常普遍且嚴重。

Bisazu 耆老在受訪時提及：「現在不論是由部落或政府單位舉辦的祭儀活動，主事者經常只重視表面的熱鬧，並沒關注到文化的精隨與內涵，例如都沒有強調應該要在接近月圓的時候舉行射耳祭或嬰兒祭的祭儀；就連現在布農族最受到重視的射耳祭祭

儀，通常都是從早上開始、中午就結束了，也看不到月亮；記得小時候，從團獵勇士回來開始，射耳祭起碼要舉行兩天，只要天氣不是太差，都會看到美麗、皎潔的月亮」。美國西南部 pueblos 印地安原住民也習慣觀察月亮狀態來安排祭儀活動，新月（crescent）的出現代表1個月的開始（Harrington, 1916），通常祭儀的安排也同樣集中在接近月圓、月缺（full moon, new moon）的時候（Ellis, 1975: Parson, 1917），與布農族原住民雷同，顯示觀月對原住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性，不論是在遙遠的美洲或寶島臺灣。

布農語翻譯者簡介

Ibi Isqaqavut（田榮富）於1963年出生於卓溪鄉太平村太平部落，為口述耆老 Bisazu Naqaisulan 的外甥。因 Bisazu 耆老沒有學過漢語，長期以來田先生都使用族語和 Bisazu 耆老溝通。田先生曾任花蓮縣卓溪鄉太平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花蓮縣卓溪鄉鄉民代表會代表。於本訪談過程中，田先生主要使用 Manias Istasipal（張玉發）牧師撰寫的「巒群布農語簡易詞典」做為校正族語羅馬拼音之依據。

參考文獻
卜衰·伊斯瑪哈單·伊斯立端，2012。布農族的 Malahtangia（射耳祭）。原教界44：18-23。
佐山融吉，1919。蕃族調查報告書-武崙族前篇（余萬居譯，1985）。台北市：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杜石鑾，1993。布農族：與月亮的約定。台北市：新自然主義。
陳麗娜，2012。台灣原住民族月亮神話試探。人文與社會研究學報46（1）：41-51。
張玉發（Manias Istasipal），2016。巒群布農語簡易詞典。花蓮縣卓溪鄉：一串小米族語獨立出版工作室。
達西烏拉彎·畢馬（田哲益），2002。台灣的原住民：布農族。台北市：臺原出版社。
Ellis, F. H. 1975. A thousand years of the Pueblo Sun-Moon-Star Calendar. In A. F. Aveni (Ed.), *Archaeoastronomy in Pre-Columbian America* (pp59-87).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Harrington, J. P. 1916. 29th annual report, Bureau of American Ethnology.
Parsons, E. C. 1917. Notes on Zuni: Part I , Memoirs of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Society, 4:3.
Zeilik, M. 1986. The Ethnoastronomy of the Historic Pueblos, II Moon Watching.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Astronomy 17: S1-S22.